

沉峻

凝視她、再凝視她，
他只想一生都鎖住她的人、
鎖住她的心……

潘心語

夢的建築師

W. J. 94.10.9

說
S
A
1
7

沉 峻

潘
心
語
◎
著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沉峻／潘心語著．——第1版．——
臺北市：好鄰居出版；知遠總經銷，
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都會小說；
SA17）
ISBN 957-8885-38-5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0978

沉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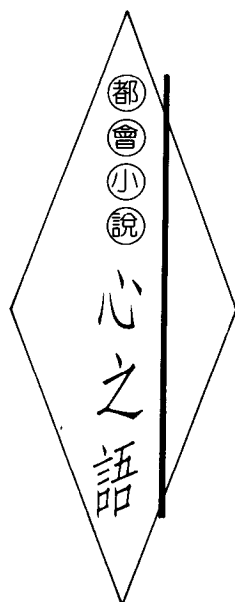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潘心語
發行人：朱凱蓄
責任編輯：周旻君
校對：蘇士尹・吳莉珍・陳斐斐
出版：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傳真：0017944-1
郵政撥號：0017944-1
總經理：知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4166・9396007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：(02)5363181 傳真：(02)5367810
1994年12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081號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、蕭雄淋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ISBN 957-8885-38-5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
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
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依舊是，
僅僅是，
一朵微笑，
在光線稀微的晨間，
在將醒未醒的夢境，
在你的唇畔，
綻放。

真情看世界

潘心語

夜，執起筆，反覆思索，實在不知該從何下筆、該寫些啥？想著、想著，就談談……我的夢吧！

說來不怕你們笑，從小我就愛胡思亂想，總幻想著白馬王子與白雪公主的童話故事會在我身邊出現，最喜歡的結局便是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。直到年紀稍長些，才發現那種生活只有在童話故事當中才找得到，而現實生活並不然，因此早熟的我，國中時就開始拿起筆寫短篇故事；當時根本不敢奢望將來有一天會有一本屬於自己的小說，只想藉此發洩情緒。

直到上了高中，我才從發洩情緒中找到興趣，所以我逐漸著手寫較長篇的故事。而每當我寫到一個小段落時，看見同學們拿去傳閱時，心裏便覺得好欣慰。

至今教我最懷念的便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幫我想男、女主角名字的情景，而最開心的則是大夥兒傳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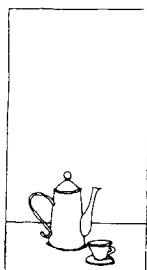
草稿時，那種融入劇情的認真神情。同學們總鼓勵我投稿，就衝著她們對我的支持與信心（事實是她們個個都在等待以她們爲女主角範本的書問世），我投稿了，卻也被退了，當時若說我不失望那是騙人的，但因爲早先我已經有了最壞的打算，所以也就不會太過傷心了。

也或許是個性使然（牡羊座的人從不輕易認輸、有愈挫愈勇的特質），因此我捲土重來再度投稿，這次終於被錄取了，心中那份雀躍真非紙筆所能形容（真恨不得能通告全世界）。

書中的男、女主角同是處在兩個極端世界的邊緣人，他們所處的環境及際遇教他們失去了對人性的關懷與信賴；在現實生活中，法律迫使男主角無法回顧，而社會輿論及心理因素教女主角不敢回頭，更別說回到人生起點重新來過了。因此我將現實生活中的

這份缺憾移情筆下，在書中，我給了他們機會與勇氣重新以真情看這世界。

人說：「人生有夢，築夢踏實。」然而我更確信：「人生有夢，逐夢踏實。」再者，圓夢後的那份滿足也莫過於此吧——我想。



斜倚在跑車上，
修長的雙腿閒閒的交叉著，
他沉峻的目光定在敬哀身上，
隨著她移近的脚步，
黑眸柔柔亮了起來……

楔子

一九八二年冬

一根細長的藤條「颯颯」地不斷地由半空揮下。

「媽！救我……救我！媽……」一名小女孩瑟縮地蹲在角落，滿面淚痕地乞求前方與她淚眼相對的女子。

一旁的女子終於開口：「唐傑……你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古唐傑厲聲地喝止她，「我在教訓『自己的女兒』，妳有什麼資格阻止我？！」

他刻意咬著牙強調「自己的女兒」。

殷巧伶自知他話中的諷刺意味，然，她卻無言以對。

藤條又一鞭鞭無情地來回抽打著，小女孩只有無助地叫喊著：「媽……媽！」

那聲聲痛人心坎的哭喊真教聽者心酸。

「不准叫！」

「媽……」女孩彷彿沒聽見，依然大聲哭喊著。

「啪！」古唐傑停下鞭子，一巴掌甩向女孩稚嫩的臉頰，「我說不准叫！妳聽見沒有？」瞪視她，憤聲怒罵：「又哭又叫的，妳想讓街坊鄰居都聽見嗎？」說著便拿膠帶往女孩嘴巴一貼，「這樣看妳要怎麼喊！」

直至古唐傑筋疲力竭，方停止他那瘋狂的「教訓」行爲。但此刻女孩皮開肉綻的背部早已因過度疼痛而熱得發麻了。

殷巧伶走近女孩，將她擁入懷，看著女孩血淋淋的背部，她的心又何嘗不痛？

「天啊！爲何我造的孽得由我年幼的女兒來償還？！就讓我下十八層地獄吧！」

別再懲罰我女兒了！」



一九九四年某專科學校校園內

「敬哀，外找。」一個聲音由門邊傳來。

原本站在窗戶邊凝視遠方的女子回頭，漆黑的雙眸望向教室外的人們，一會又逕自轉頭不予理會。

她的態度惹火了她們，其中帶頭的女子不禁咒罵：「古敬哀，帶種的就給我出來！」

她終於轉身，面無表情地走向她們，「什麼事？」

五、六雙眼睛在她身上來回打量，「妳就是拒絕劉煜民的古敬哀？」

「是又如何？」依舊是事不關己的冷漠。

「妳真不知好歹，他喜歡妳是看得起妳……喂！」看著敬哀轉身，不由氣極

地喊：「站住！」

敬哀停下腳步，「我没空聽妳在這兒閒扯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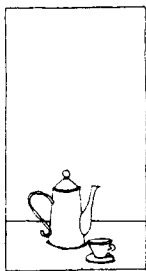
她一個箭步擋在敬哀面前，「他是真的喜歡妳。」語氣軟化了許多，「爲什麼妳不給他機會？」

「沒興趣。」敬哀的回答仍是一樣的簡短、冷淡。

「妳……」她氣得咬牙切齒。

「那爲什麼妳不向他表白？」

她被敬哀這突如其來的一句給愣住了。



1

敬哀才剛要踏出教室門口便被一大束玫瑰花給擋住去路，由花束後露出一張俊逸的男子面容，臉上泛著一抹誠摯的笑容，他遞上玫瑰花束。

「送妳。」

她沒有接受的意思，冷冷地開口：「我已經拒絕你了。勸你別在我身上浪費時間，多去注意你周遭的女孩子。」

他堅持的搖頭，「這不是浪費時間，是給自己機會，」凝視她依舊面無表情的容顏，「我不需要其他女孩，有妳一個就夠了。」

「短視！」敬哀一臉不屑，「我真錯看你了，劉煜民。」

劉煜民笑容更深了，「想不到妳還記得我名字！這樣我更有自信了。」

她著實被他打敗，冷冷地說：「讓開！」

他真讓出了條路讓敬哀出來，敬哀舉步，頭也不回地往前走，劉煜民亦捧著玫瑰花束跟了上去，緊迫盯人的問：

「我不是個短視的人，我追求妳也絕不是一時興起，我是很認真的。」

不理會他，自顧自地走，繞了大半個校園後，敬哀不禁開口：「別再跟著我！」

他停下腳步，對著她的背影喊著：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，我不會放棄的。」

一會他又追上去硬將玫瑰花塞給她，「不管妳接不接受，除了妳它不會有第二個主人。」

不等敬哀反應，他又一溜煙地跑掉了。

敬哀捧著花束一路走到社團空手道館，剛才走進道館，便有個熱情的女孩向她打招呼：「嗨！敬哀。」

可是所得到的卻是敬哀的相應不理。女孩並不以為意，因為每天相同的問候

得到的結果全是相同——她已經沒感覺了。當她目光移至敬哀的手時，眼睛霎時一亮，驚呼：「敬哀，那是什麼?!」

「花。」簡短而有力的回答，是敬哀的一大特色。

「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那是什麼人送的？」

「男人。」

哈！多「聰明」的回答，不是男人難不成是女人？

「那人一定很特殊，竟能教妳破例收下他的花。」她那羅曼蒂克的想法，正充斥她的腦子。

「無賴。」敬哀的語調寒如冰。

「無賴?!他不是……」

爲防止她繼續聒噪地盤問，敬哀將花束塞給她，「給妳，隨妳怎麼處置。」說完敬哀逕自走進女子更衣室。

她離開後，一旁看熱鬧的人羣，不禁全圍了上來。

「有沒有問出又有誰想追我們的偶像？」一名男社員問著。

空手道社員一致推崇敬哀爲偶像，不單止因爲她突出的外表、淡漠的處事態

度，更因為她在與社員們對打時，那股懾人的氣魄，及她眼中自然散發的認真神情，不論技巧或氣勢他們都輸得心服口服，身為社長的敬哀她可真算是當之無愧。

「沒有。」瞧她失望的樣子，彷彿她才是當事者。

一會，敬哀換好衣服出來，看著一羣無所事事的社員問：「老師還沒來嗎？」

「還沒。」

「既然這樣我們自己先練習。」

於是，花束掀起的波濤，馬上被道館的喝聲淹沒……



一抹身影匆匆閃入暗巷內，不一會便聽到一聲咒罵：「他媽的，這不知死活的女人可真會選時間。」

敬哀正準備進巷子回她租的公寓，冷不防突然被一隻手捂住口，當她還來不及反應時，整個人已被拉進巷內，一個聲音由她後面傳來：「放心，只要妳別掙

扎，別出聲，我絕不會傷害妳。」

當五、六個身影自巷口閃過，男子明顯地鬆了口氣，緊繃的神經一放鬆，一股疼痛自他腹部湧上來。

「他媽的。」不禁又咒罵一聲。

敬哀乘機反扣住他的手，還他一記過肩摔。

「他媽的。」彷彿他開口前不先向別人的母親「問候」一下不甘心似的，「要不是我受傷，我怎可能栽在妳這婆娘手上。」

經他這麼一提，敬哀才注意到血正不斷地自他腹部流出。她二話不說，從書包拿出手帕、衛生紙按住他的傷口。

「他媽的，妳想謀殺啊！」他的脾氣暴躁到極點。

「閉嘴！」敬哀對他吼回去，見他一臉驚訝，伸手攙扶他，「起來。」

他依言緩站起身，在敬哀的扶持下隨她走進公寓，在燈光下他才愕然發現懷中的她竟是位十八、九歲、外表看似柔弱卻十分强悍的小美人。

一路上敬哀不曾開口，直至將他帶到她的住處，將他置放在沙發上。

「妳居然放心將個陌生男子帶到妳的住處?!縱使他身受重傷……」凝視背對